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现象学阐释

许文钦

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 延安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6日

摘要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作为具有革命性质的历史观, 便是在其中引入了现象学的洞见, 马克思虽未直接阐释现象学方法, 但却通过阐明劳动之本质找到了马克思现象学意义上的现实性实践领域。本文力图从时间性的维度, 特别是通过对于马克思、海德格尔以及梅洛庞蒂的时间观之比较的意义上来说明这个作为历史之前提的实践领域的特性, 并在这个基础上, 试图凭借在马克思历史观中通过现象学还原得到的那一维, 针对部分学者因未充分关注马克思思想中的现象学维度, 而认为《巴黎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论述存在循环论证倾向的观点提出一种不同的理解路径。

关键词

历史, 时间, 解释学循环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Historical View

Wenqin Xu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Received: June 13, 2026; accepted: July 5, 2026; published: July 16, 2026

Abstract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view of Marxism incorporates phenomenological insights. Although Marx did not explicitly elaborate on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he identified a practical realm of phenomenological significance through clarifying the essence of labor.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ractical realm—the premise of history—from the dimension of temporality, especially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the views of time held by Marx, Heidegger, and Merleau-Ponty. On this basis, it aims to refute the erroneous idea held by some scholars who, failing to perceive Marx's phenomenological thinking, claim there is an unconscious circular argument be-

tween alienated labor and private property in Marx's Paris Manuscripts.

Keywords

History, Time, Hermeneutic Circl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马克思历史观的现象学意蕴探讨一直处在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甚至有人会对此提出质疑：马克思历史观中真的有现象学因素吗？这难道不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吗？但若是仔细阅读马克思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相关著作，这些质疑或许就能得到更充分的理解与回应，而且恰恰是在现象学的视域下，马克思的理论中许多不曾被明确的意味被得到阐明。

本文按以下三部分展开论述：一、关于马克思的现象学革命；二、从时间性看马克思的历史观起点：现实的个人；三、从实际生活过程看马克思历史观中的解释学循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关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人的感性实践的时间性展开，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现象学阐释，恰恰应当落实到对于马克思实践观念以及其作为生产尺度的时间性的现象学说明，并进而在“面对实事本身”的致思路径下，重新考察马克思历史观中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关系这一解释学循环，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把握住马克思人类社会历史理论的出发点。可以坚定的相信，通过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现象学阐释，可以更好的应对当今技术工业文明下种种困境，也让我们更好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2. 关于马克思的现象学革命

现象学作为一种聚焦于看的方法与体系，虽说就一特定理论体系而言有其具体时代性，但若是把它作为一种精神指向，毫无疑问，它是超时代性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指向可以在胡塞尔提出的那句著名口号“面对实事本身”中得到最直接阐明。现象学的整体思维方式恰恰是对传统形而上学致思路径的颠覆，即通过对于直接把握的事实本身为地基来说明原本处于先在地位的观念、理论和意识形态这些形而上学范畴的产生根据。严格意义上的现象学理论体系，始发于胡塞尔，胡塞尔通过悬搁的方式对自然态度进行还原，最后达到先验意识的领域，一个被给予的、自发性生成的领域，但是终究是没有超越意识的界限。一方面，这样的还原使得生活世界的发现得以可能，但另一方面同样也使得生活世界失去了原本的一面。正如梅洛-庞蒂所批评的，胡塞尔把“反思直观”作为“本质直观”之前提，要求意识成为自身生成自身的最终根据所在，在解蔽那个知觉世界的同时也遮蔽了那个原初意义上同人身直接相关联的世界，“真正的我思不会按照它拥有的关于实存的思想去界定主体的实存，不会将世界的确定性转变成关于世界的思想的确定性，最后不会以含义世界取代世界本身”([1], p.9)，在梅洛庞蒂看来，实际上以思想来规定我们的主体性恰恰就是否定了知觉场固有的模糊性和身体的嵌入性，而关于这一点，就连最初坚持从海氏的“在世界生存”立场出发的萨特都未能做到，萨特把笛卡尔的“我思”改造为其彻底的对立面即某一有待于成为某一物的“无”，而这一“无”所要依托的恰恰是物质性的身体，由此，在萨特那里，精神依旧是纯粹之精神，而身体仍旧是依凭着精神而存在的作为载体的惰性的那一方面，精神或者意识在萨特那里依旧是作为规定主体的主要准则。

马克思虽未和相关著作中直接阐发相关的现象学的方法，但马克思通过阐明劳动的本质即自觉的对象性活动为胡塞尔囿于意识范围内的明证性找到了坚实的现实性地基，若不谈具体的差异性，可以说马克思找到的路径和海德格尔甚至梅洛庞蒂有着天然的相通性。马克思虽然是作为生活于前现象学时代的思想家，但是仔细考察其理论，可以发现其中暗含的许多思想有着现象学的洞见在其中。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尤其可以见出这一点。马克思关于历史的看法，在前期多见他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就是活生生的个人的存在。”由此，马克思首先开宗明义把它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奠基在“活生生的个人的存在”的基础上，这一步，本是风平浪静，但马克思笔锋继续下探，立刻开始赋予这个个人存在以特别的含义“人们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由此，马克思顺理成章把一个点扩为一个实践域，且是一个颇具深度的用现象学看到的实践域。

同黑格尔一样，在马克思那里实践辩证法和本体论也是同一件事情，因此谈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实际上也就等同于马克思对于继承自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当然，这里的改造绝非是简单修补，而是彻底地改头换面。

通常理解意义上的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改造就是把其作为绝对精神的辩证法主体置换成物质，但很显然这样的做法不仅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反而又重新落入旧形而上学的圈子里，正如黑格尔所说：“唯物论认为物质的本身是真实的客观的东西。但物质本身已经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物质之为物质是无法知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因为就存在着的物质来说，它永远是一种特定的具体的事物。然而，抽象的物质观念却被认作一切感官事物的基础，——被认作一般的感性的东西、绝对的个体化，亦即互相外在的个体事物的基础。”[2]因此，唯一的出路就不可能将其本体抽象的置换成物质，而是找到其真正的现实基础本身，就是感性对象性活动，这样一个现实性的实践域。

实践的现实性在马克思这里得到了新的规定，绝非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意识的对象化，正如马克思批评道：“所以人的异化了的对象、人的异化了的本质现实性，无非就是意识，就是异化的思想，就是异化的抽象的因而无内容的和非现实的表现，即否定。”([3], p.228)，因此，正如海德格尔所批评的，这只不过劳动的抽象本质，而在马克思这里，“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它之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4]这是人在对象性的活动中为对象性存在物所规定而实现的对象性活动本身的活动，这样一来，一方面，人的实践活动成了具身化主体在社会历史场域下进行的现实性活动，另一方面，主体本身也就真正脱离了形而上概念为前提的抽象精神性。

3. 从时间性看马克思的历史观起点：现实的个人

马克思对这个实践域的描述有许多，笔者这里从时间性的维度尝试展开说明，在历史实践中，人与自然是—种否定性的关系，但这种否定性关系的背后还蕴藏着统一性，即人为了维持自己的自然生命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世界，获取自然物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5], p.161)同时，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人也在向着自然生成，这种革命性质的实践，把人从一个静态的人变为一个动态的人，从一个现成的人变为一个不断向着未来筹划，历史性生成的人。与这样一种实践域相适应的，马克思也同时提出一种基于生产活动的时间观，时间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物理时间，不是衡量实践长度的标尺，而是指向生命活动自身的价值超越维度，“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

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6]，通过科技水平的进步，人们不断提高劳动效率，尽可能减少同自己的生命活动旨趣相异的必要劳动，增加此在“本真”意义上的生活劳动时间，可以说这是一种主体性的时间观。这样一种时间维度和后来的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有着一定相似度，但要指出的是海氏的时间性终究是以将来为核心，关注点是要在对死亡的领会中由不着的“无”这种二重性运作下启示出来的存在，因此在海氏那里线性的时间观成为立体式的并进结构，正是在由对于将来这一维度的预先掌握下统摄了曾在(被抛)和现在(沉沦)。因此可以说海氏终究是站在将来这一维度来筹划自身并由此获得绽出的时间性，而在马克思这里，现在的和过去维度依旧是重中之重，“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7]，每一代人的社会生活方式终究是要受前一代人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相关社会制度形式的限定，因此，就如同梅洛庞蒂所说“因此它们总是处在与我们的过去的关系中，它们从来都不是无动机的。”([1], p.535)从这个层面来讲，马克思的时间观已经不同于支撑着传统哲学的以现在为立足点的一维线性时间观(即过去是过去了的现在，未来是将来要来的现在)，而是包括过去现在未来三维的时间观，就这一点来看，马克思似乎远离了海氏的时间观，而更靠近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时间观。

但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的现象学时间观终究是被局限在意识领域，“众所周知，意向性(Intentionalität)是意识的根本特性，也是一切现象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时间意识(Zeitbewusstsein)则是意识的根本底蕴，是经过彻底的现象学还原之后意识所具有的根本形态。”[8]其内时间意识终究是被先验意识所保证，而梅洛庞蒂的时间观由胡塞尔而来，最终落实到身体的层面，“既不是过去推动现在进入存在，也不是现在推动将来进入存在，将来不是站在观察者的后面被酝酿的，而是在他的前面被筹划的，就像地平线上的暴风雨一样”([1], p.515)显然与海氏一样，他把时间看作是来自将来，但是另一方面他反对海氏把其全部重心都落在将来这一维度，“我的身体拥有时间，它使一个过去和一个将来为一个现在而存在，它不是一个物体，它创造时间而不是承受时间”([1], p.306)正是在身体的行为产生的现在的知觉场或呈现场中，分泌了时间性。但很显然，两者都未曾涉及到生产方式的维度，从而这样的时间观也就缺失马克思所谓的现实性了。但就从强调人的本质是由实践活动的生成性构成的维度来讲，马克思显然已经把将来这一维度包含于自身，因此马克思同海德格尔的时间观有着天然的亲熟关系。在《形态》中，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一时间视域下，把共产主义社会当作是一个当下实行的运动过程，而不再是一个趋向于遥远未来的乌托邦式理想(当然对马克思来说这显然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这里不再展开详细论述)，“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Zustand)不是现实应当与之适应的理念(Ideal)。我们把共产主义称作扬弃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wirklich Bewegung)”在([5], p.166)。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时间观，马克思历史观中的历史已经不再是摘除了人的可以当做客体研究的历史，恰恰相反，它是同人一体的且永远现成的历史。马克思对于历史性的理解与后来海德格尔基于三维立体结构的时间观的历史性理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海德格尔看来，唯有通过历史性概念才能理解实际生活经验，而历史性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同他的解释学相关联，正是在海氏的现象学的解构这一环节中，实现了他的现象学和解释学的贯通，实现了他的前期解释学的现象学。而这一贯通，正是通过经海氏改造后的本体论化的解释学为现象学奠基。因此，要理解海德格尔的历史性，离不开他在早期弗莱堡讲座中阐发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海氏通过对现象的分析，阐明其中的三个意义方面，即内涵意义——经验到的情状，关联意义——被经验到的内容是以何种方式被经验到的，以及实行意义——关联意义是被如何实行的，实行意义在海氏看来是首要的，显示即是防御或者说是警示，通过悬置关联意义，让为关联意义奠基的实行意义向人们敞开。在海氏看来，所谓的历史性，正是基于实行意义。而实际上，海德格尔深入到历史性的实行意义那一度，马克思早已达到，即是马克思在《形态》开篇中提到的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那个“活生生的个人的存在”。仔细考察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个相关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于这个实践域，

或者说现实生活过程的实际规定性有着多处的论述,“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p.152),仔细分析这句话,可以发现这个被视为现实生活过程的存在本身是在“意识到”之前的,即“前意识”的那一领域且这一领域在马克思看来也必将是关于人本身的“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9]显然,马克思已经敏锐看到,自然科学以异化的形式,即技术工业文明的形式统治我们的生活,但那终归是异化的,异化扬弃的终点,必将是回归人与自然界的那个原初联结的境域。

4. 从实际生活过程看马克思历史观中的解释学循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关系

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于胡塞尔先验意识藩篱的突破,而达到历史的现实性的那一度,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清醒的意识到异化劳动以及异化劳动的扬弃实际上走的同一条路,正如漫长而又黑暗的中世纪在某一方面磨砺了西方人的自由理念一般,人类也必将经历异化劳动的关键一环,而通达共产主义社会,达到关于人自身的亦即自然界本身的自我认识。可以说异化劳动以及异化劳动的扬弃过程,既是对青年黑格尔派仅仅限于意识领域所作的“批判的批判”的超越,也同时构成了马克思所论述的“两个必然”与“两个绝不会”的理论基础。当人类经历“人的依赖性占统治地位”的历史阶段到最终摆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形式独立”阶段时,劳动将重行复归为人的第一需要,并实现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目标。

实际上,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正是通过论述异化劳动本身特征以及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这一相互之间的关系确立科学的人类社会历史理论的出发点。“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10],p.57),这里可以鲜明地看出,马克思认为是私有财产导致了异化劳动,也就是说,私有财产是因,异化劳动是果,关于这一点,很明显是有违通常人们对于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在学界也对此有许多的纷争。通常我们认为正是因为有了私有财产之关系,人类的劳动对象才成了与人相对立的物,劳动本身才成为外在于人的东西,而不再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确证,人的类本质,亦即肯定人自由自在的活动变成了否定人的维持人的生存的手段,更进一步,甚至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也有着令人困惑的描述“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10], p.210),乍一看,可以发现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这不得不让人困惑,以严谨著称的马克思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循环论证正是因为我们未能发觉或理解马克思用现象学目光看到的事实本身所致。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未在《巴黎手稿》中仔细论述有关思想,但其中透露出来的现象学洞见却有了让我们经由海氏改造后的解释学循环角度来更好地靠近这一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本身的理由。海德格尔经由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一般解释学,对解释学进行了本体论转换,并在这个基础上用解释学为现象学奠基。海氏一改现象学作为方法的传统,而把解释学作为是存在的自身显示,亦即表达与存在的无蔽,“通过解释存在的本真意义与此在本已存在的基本结构就向居于此在本身的存在之理解宣告出来。”([11], p.44)因此,解释学在海氏这里实际上就是它的基础存在论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海氏来说明它的理解一词的含义,理解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个体对事件逻辑的赞同,“在生存论上理解包含有此在之为能存在的存在方式……此在原是可能之在此一向是它所能是者;此在如何是其可能性它就如何存在。……理解作为有所开展的能在则为能够看到这种可能性提供了现象基地。”([11], p.167)理解意味着某种同活动相联系的且能显示事物敞开之可能性的寻视,而在这个基础上,将理解中已有却未得到逻辑上阐明的意义展示出来,便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解释,“解释并非要对被理解的东西有所认识而是把理解中所筹划的可能性整理出来。”([11], p.173)可以见出,海氏把解释建立于此在本身作为可能性的存在方式上,亦即类似于胡塞尔后期发生现象学意义上的视域或是梅洛庞蒂知觉场的那样一个前意识前反思的领域,“理

解的循环不是一个由任意的认识方式活动于其间的圆圈这个用语表达的乃是此在本身的生存论上的‘先结构’把这个循环降低为一种恶性循环是不行的即使降低为一种可以容忍的恶性循环也不行。在这一循环中包藏最原始的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 ([11], p.179)可以见出海氏把“积极的可能性”具体描述为解释学处境的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解释学处境反映的乃是“此在”在解释前所处的原初境域,在海氏看来所谓的解释必然是以解释学处境为基础而进行的。而这也是马克思欲通过对于劳动或实践这样一种原始境域(异化劳动亦可看作是这样一种原始境域的显现之一)现象学的阐明所要达到的境地。这样一来,所谓的循环论证,即要加以证明的结论已经被预设为前提的这样一种非科学论证方式便从根本上失去了其立足点,而挖去其根基所依仗的恰恰就是马克思和海氏要通过现象学的还原所要达到的境域。海氏为此有专门的论述,“因为存在者满可以在它的存在中被规定而同时却不必已经有存在意义的明确概念可供利用。” ([11], p.9)“在存在中被规定”亦即挖掘到那个作为存在方式本身的原初境域,“因为就这个问题的回答来说关键不在于用推导方式进行论证而在于用展示方式显露根据” ([11], p.10),海氏在这里明确提到他所谓的解释学循环已绝非是循环论证那般仅仅处于逻辑推论的层次,而其关键密匙恰恰是重新在另一个层次开显出一个新的原初境域,这样的做法恰恰同马克思的想法不谋而合。

参考文献

- [1] 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2] 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15.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324.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532.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02.
- [8] 徐立文. 目的论在胡塞尔早期现象学中的萌芽[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3(2): 21-28.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27.
- [10]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 [11]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 北京三联书, 1999.